



星空与半裸树

(连载 96)

○ 陈彦



温如风来劲了：“啥叫亵渎镇机关？你以为你们机关那点破事我不知道？上一任书记是咋走的？镇长老婆常年四季住在这里，他没亵渎过？机关干部的老婆老汉来探亲，一住好多天，他们是合法夫妻，我也是；他们能探亲，我就不能探？我是你们接回来安顿下的，一切都合理合法，别给我乱扣帽子，本人是吃饭长大的，不是吓大的！”

这个温如风是越跑越油，啥都一套一套的，你还不能不承认他有道理。仔细想，人家还就是合理合法又合情的。除了喊声过大，还真找不出别的毛病。花如屏不是自己亲自请来探望的吗？那门不也是自己亲自给人家带上的？想借机敲一杠，还反倒把自己手给夹住了。不过他也没松口：“你到底回不回？”

“不回。凭啥回？”
“存罐，你咋把人活成这了呢？”
“别叫我存罐，纠正了多少次，还叫。我是温如风，姓温名如风！”
“你还温如风，温你个马脚疯！”
“你可是政府。政府骂老百姓，我也是可以告的！”

“你告告去，反正我已被你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想告跑快些。”
“我告你还嫌费油钱。咋弄，都这阵儿了，今晚又没月亮，把你嫂子留下还是送回去呀？”

安北斗想了想，还真得赶紧把花如屏送走，留到二半夜，再喊起来，麻烦就更大。

他问：“你不走？”
“事情没处理，我咋走？这客房你们就先按半年准备吧！给我换个有窗户的，我不是坐牢，而是等待人民信访结果的。”

“你是人民？你是个辣子！”
“那谁是人民？安北斗，别以为是同学，就可以乱讲，我都给你一盘子一碗攒着呢，别让我端出来。”
“你端，快端出来。我现在最盼的就是从你这儿取利手。”

“我更不喜欢你像一条烂尾巴一样跟着我。闲话少漏，赶紧把你嫂子送回去，别人送我还不放心呢。”

花如屏被惹笑了，说：“我自己回。不要安干事送。”

温如风说：“就让他送，他是政府给咱安排的公务员，随便用。再说，送一下嫂子有啥。他还送不得呀！”

“少来了你！”安北斗也是无奈，就用自行车把人朝回送。

花如屏怕坐不稳，偶尔还会抓一把他的裤腰带。车一颠簸，她又叫了一声，仍是十分尖厉，甚至让他浑身都燥热起来。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妥，就说：“嫂子，你等一下！”他又折回身去把镇北漠叫出来，一起把她送了回去。看着花如屏进了房，他才跟镇北漠离开。

“这女人，老让我想起《水浒传》里的潘金莲。”镇北漠说。

“耍胡说！人家咋潘金莲了？”
“浪得很。”
“北斗村最干净的女人！”
“哟哟，安哥还动心了！”
“滚！”

他就回家去了。镇北漠独自回了镇上。

这天晚上，他在家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倒不是为花如屏。他是老想着如此纠缠下去不是个事，自己也耗不起，就想到了草泽明。

在这个镇上，如果草老师都不通温如风的工作，那就谁也要想了，只能长期耗下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到草老师的庄上去了。草家庄的盛夏，百木苍翠，青藤环绕，一早还雾气腾腾的，确有几分仙气。有人称草老师是卧龙先生，他每每回应道：你们这是亵渎诸葛亮呢。咱就一介平民，初中文化，民办教师还下岗了。人家卧龙先生是啥学问啥人格？敢跟人家比？不折我寿嘛！

草老师趁早在地里割黄豆。他就搭手帮着割了一阵，然后又摊开暴晒着。

中午师娘弄了几个菜，摆到凉亭石桌上，他们就喝起来。草老师一声“干”，吱的一口，香得像是饮了甘泉乳酪。他说：“《瓦尔登湖》我看了，梭罗的思想就是咱老庄思想么，里面把咱孔子的话也引用了一河滩。”

“看完了？”
“算是稀里糊涂地看完了吧。”
三杯过后，草老师问：“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也没啥，就是存罐那点破事，你大概也听说了。”

“别存罐存罐的，我改了温如风，你还这样叫。那时候娃们欺负他，叫他尿罐、粪罐的，他都快气疯了，来找我，我就给他改了。名字是脸面么。他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，可赖在镇政府不走哇！”

“为啥？”
“还不都是那半裸树引起的一堆破事，这次在京城，何所长又踢了他几脚，就彻底搁不下了。”

“你看看，派出所所长踢人，执法犯法，还能怪百姓闹腾？”

“问题是……存罐……”

“你又叫。”

“温如风……还跟花如屏睡到机关客房了。”

“客房不就是让人睡的么。”

“不是睡……是……喊叫得像谁把她杀了一样。你知道的，花如屏……爱喊。”

师娘先扑哧笑了：“这个死女子，也不嫌丢人，还喊到政府去了。”

草老师扶了扶黑框眼镜，慢不腾腾地说：“的确有辱斯文。不过你们干部睡得，人家就睡不得？食色，性也，很正常么。还有啥？”（未完待续）

郑雄说：“别贫嘴，五点钟以前，将手机送到东湖宾馆甲所，交给服务台就行。”

也不等对方回答，郑雄就将电话挂断了，然后下楼上车。

东湖宾馆就在十亩地小区对面，从楚学院过去只需要五分钟。郑雄在甲所门前下车之前看了看手表，刚好晚到三十分钟。

进了甲所大门之后，他发现迎上来的不是李秘书，而是余秘书。

余秘书嗔怪地说：“‘老省长’催过几次了，一直在等你！”

余秘书将他引进一间会客厅，郑雄发现端坐在正中的不是被他恭维为楚庄王的庄省长，而是几年前就退休了的“老省长”。

“老省长”主动说：“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
听到这话，郑雄还以为“老省长”是指前些时，曾本之的寿宴，“老省长”不请自到的事。当然“老省长”很谦和地献上一幅自己手书的斗大“寿”字，别人都在猜，“老省长”大驾光临肯定有事，他自己却反复声明，只想讨一杯寿酒，再也没有其他意思。郑雄当时就有预感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有答案。

郑雄连忙回答：“‘老省长’能亲自参加我家曾先生的寿宴，我们全家都心存感激！”

“老省长”将手一挥：“你不要装糊涂，我指的是当年让你进专案组的事！这么多年，我没忘记你，你大概也不可能忘记我。”

郑雄喃喃地说：“谢谢‘老省长’当年的提携与爱护。”

“老省长”说：“要谢只能谢你自己，谁让你有重大立功表现呢？如果没有你，专案组的工作就没有那么顺利。我今天请你来，就是相信你还有这方面的觉悟。”

有一阵子，郑雄的脑子几乎是空白的，既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，也不记得“老省长”冲着自己和蔼可亲地说了些什么。郑雄心里一直在做着与庄省长畅谈一番的准备，却突然冒出正被水果湖人努力忘记的“老省长”。就像怀着求子的心愿去朝拜观世音，都跪下要磕头了才发现面前的菩萨是弥勒佛，那些能想到的好听而不失才情的话，全都成了说不出口的废话。

不过，郑雄终于听清楚“老省长”



两只眼没有看镜头，哪儿都没看，处于茫然的涣散状态，也许他哪里都不想看。如果此刻他思考某个问题，可以肯定，他在想的那件事跟红绿灯、交通，甚至北京这个城市没有丝毫关系。

6.该房地产商非常有名，因为他有钱，因为他总能把房子卖出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接受的价钱。现在他在主席台上发言，嘴靠着麦克风，胳膊肘支在台上，右手在太阳穴附近形成一个兰花指。他的讲稿我在网上拜读过，他说，现在中国的房子根本不算贵，如果你认为贵，那是因为你穷，穷还买什么房子呢？反过来说，房价如果真高，那也是消费者抬起来的，你们出不了这个价，我们的房子卖给谁呢？水涨船高嘛，你们是水。现在所有的房子都卖出去了，甚至还不够卖，可见房价并不高。他的长相改变了对富人的想象。现在只有穷人才喜欢胖，富人都在

蟠虺

○ 刘醒龙 （连载 18）



说的一句关键话。

“老省长”说：“听说前些时你在大会上称赞某人是二十一世纪的楚庄王？”

郑雄猛然清醒过来，全神贯注地听“老省长”继续往下说。

“老省长”说：“这样说话可不像当年专案组的小伙子郑雄！人家是楚庄王，我们这些老家伙是什么？是被秦国俘虏的楚怀王，还是丢掉郢南城，害得屈原投汨罗江的楚顷襄王？”

“老省长”这话一出口，郑雄才彻底清醒。

郑雄说：“老省长可不能这么说，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是楚庄王的十四世孙和十五世孙，从楚庄王到他俩，间隔有共王、康王、郑敖、灵王、平王、昭王、惠王、简王、声王、悼王、肃王、宣王、威王等十几代楚王，才轮到怀王和顷襄王。”

郑雄有意露了一手，如有必要他还可以将楚国国君谱系，从头到尾背上一遍，包括他们的名号和在位的公元前某某某年至某某某年的年份。

“‘老省长’如果真要攀比，应当往楚庄王的老辈中寻找才是。”

郑雄这样说，是不会错的，因为从楚庄王的父亲楚穆王往上数，前辈中的楚武王、楚文王、楚成王个个都是开疆拓土、励精图治的明君。

“老省长”似乎是有备而来，专门找他的茬：“如你所说，我就是楚成王了，下场岂不是更惨！楚穆王弑父篡位，不就是取我的首级吗？”

到这一步，郑雄只能在表面上认输：“‘老省长’将楚学研究得如此透彻，我不佩服不行啦！”

“老省长”说：“此话有假。我哪比得过你和曾本之，楚学就快成为你们家的家学了。我就知道成、穆、庄、怀、顷襄等五个楚王，在你面前全用上了。不过，退休之前，我对你们这些搞楚学研究的专家可是鼎力相助。曾本之当院长，由你当书记，并不是表面上那么

努力成为瘦子，他成功了。他像房价一样高，像高价的钢筋一样瘦，脸瘦削，在任何时候都精神抖擞，怎么看不像四十岁的人。照片上该商人目光尖锐，看着我们都看不见的某个虚无地方的闪耀的黄金，两根眉毛在连接处打了一个死结。他的咬肌很发达，传说他吃多少都不长肉，没有双下巴和大肚腩，后脖子上更不会有槽头肉。嘴大吃四方，咬肌发达的人注定要发财，而他甚至讲话时，咬肌都像兔子一样一遍遍跳出来。

7.大夫的脸大，因为头发稀少。早上他曾用吹风机让头发蓬起来，但大半天过去了，头发挺不住，集体趴了下来。趴下来也不乱，趴得整整齐齐，在该在的位置。作为三十六岁的脸，他保持了男人在这个年龄应有的尊严，线条清晰，干净清爽，有来苏水的气质。我很想看看他的手指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大夫的手指多硬且净，尤其指甲，每天用酒精棉球擦拭数次。当然我看不见他的胸口以下。这是一张斜侧的脸，他只是一转身，看见了专家门诊挂号处排出了漫长的队伍，像一只涣散的蜈蚣。他在微笑，眼神里有转瞬即逝的满足和厌倦。离他最近的一个排队的病人正在数钱，不知道摄影师用了什么高招，人民币的影子出现在大夫的脸上，就像倒映在玻璃上一样影影绰绰。但是千真万确，他白净宽大的腮帮子上的确是几张百元大钞的影子。

8.见过她至少五次，如果没记错，第六次时拍下了她。在中关村大街的天桥上，我把镜头向下，缓慢移动，她抱着孩子走进镜头。这个办假证的女人，也可能是卖盗版光盘的，照我对女人年龄不靠谱的估量，也就三十出头，孩子还在吃奶。有一次，我经过中关村

风平浪静。那些专家写的告状信，每一封都像学术论文，有理有据有结论，说你是野心家，是楚学界最虚伪的学者，绝对不可以领导楚学院。你还不晓得吧，我在你的任职报告上曾经签了一句话：要敢于起用有争议的人才！”

听着这些话，有几个瞬间，郑雄的脑子像气泡一样冒出“老东西”“老家伙”“老不朽”之类的贬义词。在难得的空隙里，郑雄主要是在回忆“老省长”的过去。

“老省长”并非真是一省之长，使用这种称谓的人，沿袭社会生活中的普遍习俗，将职务后面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名词去掉了。他的最高实职是相当于副省级的省长助理。一般人做到这个级别，临近退休时，都会转到“人大”“政协”去，如果是常务副省长，机会好的可以任人大常委会的常务副主任、政协主席或常务副主席，这三种职务都是正省级。一般既没有前冠什么，也没有后缀什么的副省长，只能去那两个地方挂个副主任或副主席。面前这位“老省长”，以区区省长助理之职，却在退休时弄到一纸享受正省级、也就是省长待遇的文件。

这种史无前例的事情，在那两年，一直是水果湖人热衷谈论的话题。时任省委书记在此事面前同样是云里雾里，不知所以然。相关决定由上面做出，事前没有征求省里意见，事后也没有向省里作任何解释。省委书记免不了也像普通干部那样发牢骚，说上面总是批评下面的人跑官要官，将一个正在办退休手续的省长助理强行弄成省部级，不跑不要能做到吗？这些话是省委书记在一个规模不算太大的会议上公开说的。省委书记都说了，水果湖的人更敢放言议论。无论怎么捕风捉影，还是没有人知道这项人事安排的真正底细。倒是“老省长”这个称谓在不知不觉地流传开来，成为固定所指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大街，看见她只是稍转了一下身子，背对马路坐在花坛墙上擦起了衣服，露出了肥白的乳房，把孩子的脑袋搂了上去。记不得那是多久以前了，她扎着马尾辫。现在抱着的孩子已经会跑，因为要什么没得到急得哇哇大哭，用方言在骂她。她把孩子抱起来，愤怒让脸上多了皱纹和戾气，头发也乱了，她打孩子乱抓乱挠的小手。这个女人我不会记错，她的眉毛浓得像两根墨条，从没修过眉，因为怒气水洩了墨，眉毛糊成了一圈黑。如果当时我的镜头继续向下，你就会看到她的肚子又大了起来，至少七个月。

9.用右手食指揉太阳穴的男人是个青年作家，患了偏头痛，戴黑框眼镜，姿势很像拿枪要自杀的知识分子。过去他不戴眼镜，因为常年住地下室，光线不好，电脑和书页上的字又太小，镜片的度数越来越高。他还有颈椎和腰椎的毛病，久坐、不运动和长期孤独的手淫导致轻度前列腺炎。但他长了一张诚恳的脸，即使现在表情痛苦，他也算得上是个帅小伙子，他当然没有结婚，连女朋友都没有，没有女孩喜欢住地下室的男人。揉脑袋的时候，他想到了一个同学，三十二岁就升到了副局，他对副局没有概念，只知道这个级别的官儿上班有车接送。在刚刚过去的两年一度的同学聚会上，他琢磨过对方的脸，他确信在同学的左脸上看见了清廉和希望，而在右脸上，看见的是惊恐和腐败。至于他自己，多年来他一直把苦难想象成诗歌，半夜被冻醒的某个晚上，他偶尔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虚伪的作家，因为他不能像跟家人信誓旦旦地保证的那样，断定苦难一定会变成诗。

（未完待续）